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一)

东北师范大学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一)

东北师范大学
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组

1983. 6.

说 明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是为配合我校本科生(文科)共同课学习中共党史课(民主革命时期)而编辑的。

本资料选入的材料分文件、论著、史料三部分，按历史时期和专题以及文章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选编的。同时，书中还选了部分反面的材料，供批判用。

对于本资料学生在学习每个专题中所应必读的原著，本书采取了列目录的办法(带*号的)。对选入本书的个别篇幅过长的材料，有些内容与课程无直接关系的，则采取了节录的办法。凡删节的地方，书中均注有“.....”或(略)。

由于缺乏经验，本资料在选编或校订方面，一定难免有缺点甚至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组

目 录

(一)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

- 怎么办？（摘录） 列 宁 (1)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摘录） 斯大林 (3)
庶民的胜利（1918.11.15） 李大钊 (15)
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1918.11.15） 李大钊 (18)
给毛泽东同志的信（1920.8.13）
 （摘录） 蔡和森 (24)
给毛泽东同志的信（1920.9.16）
 （摘录） 蔡和森 (29)
毛泽东复和森（1921.1.21） (35)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1921.2.11） 蔡和森 (36)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1919.7.28） 胡 适 (42)
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8.17） 李大钊 (46)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1920.12.1）
 （摘录） 陈独秀辑 (53)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1921.4.8）
 （摘录） 李 达 (56)

陈独秀与区生白讨论无政府主义的信

(摘录) (65)

共产党底根本主义《共产党》短言

(1921.5.7) (68)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 (70)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1922.7) (节录) (72)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

(摘录) (78)

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摘录)

(1923.1.12) (80)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1923.4.25) 陈独秀 (81)

中国共产党的形成 葛萨廖夫 (88)

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 廖焕星 (100)

李大钊同志生平事略(摘录) (108)

党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

(1923.6) (117)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1)

(摘录) (119)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决议案

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 (124)

- 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摘录）(134)
-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1923.12.1)陈独秀(135)
- 我们的力量 (1924.11) (节录)邓中夏(147)
- 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三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
 (1925.10.18)彭湃(149)
- 毛泽东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
 调查表》 (1925.11.21)毛泽东(157)
- *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1925.12)毛泽东
- 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 (1926.1.22)瞿秋白(158)
- 中国共产党致第一次全国农民大会信
 (1926.4.20)(169)
- 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
 (1926.5)刘少奇(170)
- 五卅运动之分析及纪念之意义
 (1926.5.26) (节录)张太雷(173)
- 现实政治斗争中之我们 (1926.12.11)周恩来(176)
-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1925.9)
 (节录)瞿秋白(181)
- 政治报告 (1926.12.13)陈独秀(188)
- 政治报告议决案 (1926.12)(193)
-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3)毛泽东
- 《湖南农民革命》序 (1927.4.11)瞿秋白(194)
-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指示
 (1927.5) (节录)(197)

- 论陈独秀主义（摘录） 蔡和森（198）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的
孙中山和国民党 黎澍（224）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
(节选) 李锐（244）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情况 吴玉章（260）

怎 么 办？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

(一) 自发高潮的开始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了九十年代中期俄国有教养的青年纷纷倾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事实。就在大约同一时期，在1896年有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①之后，工人罢工事件也是这样纷纷发生的。工人罢工的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深度；假使要说什么“自发的成分”，那末首先当然应当承认这种罢工运动就是自发的运动。但自发性也有各种各样的。早在七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甚至在十九世纪前半叶），俄国已经发生了罢工，与此同时发生的是“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九十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的成份”实质上正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也表现了自觉性的某种程度的觉醒：工人已经不象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个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还不能说是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地抛弃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还多半是挣扎和报复的表现，而很难说是斗争。九十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

的自觉的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已经预先考虑较为有利的时机，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的人们的抵抗，那末有系统的罢工所表现的已经是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同厂主的对抗已经激起，但是工人当时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九十年代的罢工虽然比起“骚乱”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它终究还是纯粹自发性的运动。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②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经成了“劳动解放社”的十分确定的纲领，而且已经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

由此可见，当时一方面有工人群众的自发的觉醒，一

趋向自觉生活和自觉斗争的觉醒；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武装起来而竭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

① 指1896年5—6月彼得堡纺织工人的大罢工。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领导下进行的，罢工的基本要求是缩短工作时间。斗争协会散发传单，号召工人们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保卫自己的权利。这次罢工是彼得堡的无产阶级第一次结成广大阵线向剥削者进行的斗争，参加罢工的工人达三万人以上。彼得堡罢工促进了俄国全国罢工运动的发展，迫使沙皇政府加快了工厂法的修改并于1897年6月2日（公历14日）颁布了关于把各类工厂工作日缩短至十一个半小时的法律。列宁指出，这次罢工“为我们整个革命中最强大的因素即后来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开辟了新纪元”（见本卷第751页）。——第95、157、246、251页。

② 工联主义决不排斥一切“政治”，象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工联一向都是进行一定的（但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和斗争的。关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加以说明。

（选自《列宁选集》第一卷246—248页）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

《火星报》创刊于一九〇〇年十二月。这是俄国工业开始发生危机的时候。伴随有一系列同业罢工（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八年间）的工业繁荣，渐渐为危机代替了。危机一天天尖锐起来，而且成了同业罢工的障碍。虽然如此，工人运动还是为自己开辟道路，并向前发展：许多细流汇成一条洪流，运动日益带有阶级色彩，渐渐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

工人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了……不过当时还看不见先进部队，还看不见能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以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民主党①。

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被称为“经济派”）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竭力赞扬自发运动，漫不经心地重复说：工人运动并不怎样需要社会主义意识，没有这种意识它也能很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问题的实质在于运动本身。运动就是一切，而意识却是微不足道的。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这就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既然如此，那末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呢？他们断定说：它应该是自发运动的驯服的工具。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不是我们的事情，领导这个运动也不是我们的事情，——这只是徒劳无益的强制；我们的义务只是倾听这个运动的声息并准确地记录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做自发运动的尾巴②。一句话，社会民主党被描绘成运动中的累赘。

谁不承认社会民主主义，谁也就应该承认社会民主党。正因为如此，“经济派”才这样固执己见，再三断言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说：让自由派去从事政治斗争吧，这种事情是比较合乎自由派的身分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干些什么呢？我们应该照旧以单个的小组形式存在，各小组在自己的圈子里单独活动。

需要的不是党而是小组！——他们说。

这样，一方面，工人运动发展起来了，它需要一个先进的领导的队伍；另一方面；以“经济派”为代表的“社会民

主党”，不但不去领导运动，反而否认自己的作用，做了运动的尾巴。

当时必须大声疾呼地说明一个思想：没有社会主义的自发工人运动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即使有一天能摸索到目的地，但谁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并且要受多少痛苦，所以社会主义意识对于工人运动是有极大意义的。

同时还必须说明，这种意识的体现者社会民主党应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应该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而不要冷眼旁观，做自发工人运动的尾巴。

同时还必须说明一个思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责任是把无产阶级各个先进队伍集合起来，把它们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从而永远结束党内的分散状态。

《火星报》着手规定的正是这些任务。

请看它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见《火星报》创刊号）中是怎样说的：“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③这就是说，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或站在工人运动外面的社会主义，都是社会民主党应该反对的一种不良现象。可是，因为“经济派——工人事业派”崇拜自发运动，因为他们轻视社会主义的意义，所以《火星报》指出：“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琐碎化，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此，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给这个运动指出它的最终目的，指出它的政治任务，保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

俄国社会民主党员有什么责任呢？《火星报》继续写道：“由此自然要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

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的党。”这就是说，它应该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

.....

列宁在他卓越的著作《做什么？》一书中更明确、更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火星报》的立场。

我们就来谈谈这本书吧。

“经济派”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但谁不知道自发运动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④，而工联主义是不愿看见资本主义范围以外的任何东西的。谁不知道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在资本主义圈子里踏步不前，在私有制周围徘徊，即使有一天能达到社会革命，但谁知道要在什么时候并且要受多少痛苦才能达到。工人们是在最近时期还是经过一个长时期，是经过容易的道路还是经过困难的道路才能踏上“乐土”，这些问题对于他们难道都是无所谓的吗？显然，谁赞扬自发运动并崇拜自发运动，谁就不由自主地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挖掘鸿沟，谁就轻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意义，谁就把这个思想体系逐出实际生活之外，并且不由自主地使工人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因为他不了解“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⑤，不了解“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觉悟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都是一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⑥。

我们来比较详细地说明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在于前者（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较后者要老得多，传播的范围要广得多，在生活中扎下的根要深得多，无论在自己人中间或外人中间，到处都可以碰到资产阶级的观点，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则刚刚开始走了几步，刚刚给自己开辟道路。不用说，如果就思想的传播来讲，那末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即工联主义的意识，比刚刚走了几步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传播起来要容易得多，对于自发工人运动的影响也要广泛得多。这一点之所以正确，尤其是因为自发运动——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本来“就有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⑦。而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就是排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因为这两种思想体系是互相否定的。

有人会问我们：怎么？难道工人阶级不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吗？是的，它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不然的话，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就会是毫无结果的了。然而同样正确的是：反对和阻碍这个倾向的，有另一个倾向，就是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

我刚才说过，我国社会生活中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传播起来要容易得多。不要忘记，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这时也并没有打瞌睡，他们照自己的办法装扮成社会主义者，竭力想使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也象“经济派”一样地毫不在意，做自发运动的尾巴（社会民主党采取这种态度时，工人运动就是自发的），那末不言而喻，自发的工人运动就将沿着这条老路走去并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当然要到长期的摸索和痛苦迫使它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

断绝联系而奔赴社会革命的时候为止。

这就叫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

请看列宁是怎样说的：“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时刻刻以各种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厉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⑧正因为如此，所以自发的工人运动，当它还带着自发性的时候，当它还没有和社会主义意识结合起来的时候，就要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并且有受这种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⑨。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就是多余的了，那末“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也是多余的了。

社会民主党一定要反对这种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而促进另一种倾向即社会主义的倾向。当然，将来总有一天，经过长期的摸索和痛苦之后，自发运动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也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会走到社会革命的门前，因为“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⑩。但在那时以前怎么办呢？在那时以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象“经济派”那样袖手旁观并且让位给司徒卢威和祖巴托夫一伙人吗？摈弃社会民主主义而促成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思想体系的统治吗？忘掉马克思主义而不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吗？

不！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⑪，它的责任是始终走在无产阶级前头，它的责任是“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⑫。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

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

有些人说，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已经创造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且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也会创造出这种思想体系的；因此，他们说，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完全是多余的。但这是极大的错误。要创造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领导科学，就必须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并善于深刻地研究历史发展的法则。而工人阶级，当它还是工人阶级时，是不能领导科学、推进科学并科学地研究历史法则的，因为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考茨基说：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深湛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分子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给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⑬

因此，列宁说：凡是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和对它袖手旁观的人，凡是经常轻视社会民主党的意义而让位于司徒卢威——祖巴托夫一伙的人，都以为这个运动本身就能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来。“但这是极大的错误”^⑭。有些人以为在九十年代举行罢工的彼得堡工人已经有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但这也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这种意识，“而且也不可能有。这种意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些法令等等的信

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中学识丰富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⑯。列宁继续写道：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这一创造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份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份、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他们两个都是工人）一类人的身份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多少能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多少参加这一创造工作”^⑰。

这一切可以大致设想如下。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有工人，也有厂主。他们之间进行着斗争。科学社会主义暂时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当工人已在进行斗争时，科学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却还无影无踪……对的，工人在斗争着。然而他们是各自反对自己的厂主，和自己的地方当局发生冲突：那里在罢工，这里在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那里在向当局要求权利，这里在宣布抵制；有些人在谈论政治斗争，另一些人则在谈论经济斗争，如此等等。但这并不是说工人已经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也不是说：他们的运动的目的是要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确信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象确信旭日必然东升一样，他们认为争取自己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工具等等。

与此同时，科学在发展着。工人运动逐渐引起科学的注意。大部分学者有了一种想法，认为工人运动是些不安分守己的人的骚动，不妨用皮鞭去开导他们。另外一些学者则以为富人应该分给穷人一点残羹剩饭，即认为工人运动是乞丐